

鸟鸣春天诗意浓

王慰

般。比起山间，田野间颜色拼接得就更为绚丽了。放眼望去，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花发了疯似的“黄”，一大片一大片的麦苗发了疯似的“青”，黄色与青色大块大块地铺陈、拼接，令人眼里心里满是欢喜。

驻足，吸一口饱含草木气息的空气，顿时心旷神怡。而此时，春天的鸟儿们——黄鹂、燕子、杜鹃、喜鹊、画眉……仿佛竞赛一般，各展歌喉，给人献上春天的歌。“唧唧”“喳喳”“啾啾”“叽叽咕咕”……似口哨，似溪流，似琴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风和日丽，春山空旷，一草一木都看得清晰。一声声的鸟鸣从远山云外传来，让人只觉得更加空旷，心境也豁达起来。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年少时读王维的《鸟鸣涧》，还不曾有“鸟鸣山更幽”的感受，如今人到中年，为生活奔波，夜深人静时，愈发觉得忙里偷闲、闹中取静的难得，愈发觉得那一个“幽”字的动人，那淡泊的意境“嗒”地一下子就出来了。春天，闲暇时间，我只想一个人去山中独处，与鸟儿共鸣。

若是雨天、雨夜，鸟鸣就别有一番情趣了。“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读杜牧的《江南春》，能感受到浓浓的春色，千里江南，处处绿树红花，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浙浙沥沥的春雨中央杂着一声声鸟鸣，这声音听着不是空旷，而是空灵；“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

多少。”孟浩然在《春晓》中表达了对春天的热爱与怜惜之情。春夜的雨，也许会摇落春花，送走春光。但那清脆的鸟啼声会一直萦绕在诗人的耳畔，在他的心湖画下一道快乐的涟漪。

“野人无历日，鸟啼知四时：二月闻子规，春耕不可迟；三月闻黄鹂，幼妇闲蚕饥；四月闻布谷，家家蚕上簇；五月鸣鸣，苗稚忧草茂……”陆游的这首诗把鸟鸣和农事耕作联系起来，给人以启迪，令人回味。

春天，仿佛是鸟儿们带来的，鸟鸣春天诗意浓，春山处处闻啼鸟。让我们循着鸟鸣声登山踏青，捕获春天的气息，品尝春天的味道吧；让我们也像欢快、勤劳的鸟儿一样赞美和歌唱美好的春天吧。

老蔡邀我去看桃花。老蔡说，去年他一个人在山上流浪时，遇到一注桃花，红红白白一大片。踏上入村水泥路，说说笑笑，不到一根烟工夫，看到路侧一小道通往山坡上，如藤如蔓。循着小道，弯弯绕绕，就爬上了山梁。山梁绵延一望无际的山丘，像一河绵延起伏的波浪。梁下小山与山梁纵横交错，形成了沟、岔、洼、埝，便是山梁下村民的家。邻着的两山像一双大手，从下向上徐徐展开，捧出了一个“爱心”形的洼，到了上面食指相抵，冒出了一个尖，就是我站着的山顶，准确地说，应该叫洼顶。洼里的荒地上长着一簇一簇的桃树，有人特意栽的，也有野生的。洼也许是名字，但无从知晓，我便叫它“桃花洼”。

今年闰二月，时令尚早。清冷的桃枝上矜持地绽出星星点点的花苞，像初生婴儿惺忪的小眼。老蔡说，今年来早了，过些时日再来吧。于是，心里装了桃花，我们便下了山。

灿若桃花

陈世敏

我已微醺。看着这一注开得坦坦荡荡汪洋恣肆的桃花，我羡慕了。这些桃花啊，盛装的盛装，素颜的素颜。全然无视别人的眉高眼低，它们按自己的法子活着。有人看，开放，无人看，也开放。既然命中注定，花期有数，艳不过旬，索性无拘无束，用激情点燃生命，靠本真挺起脊梁，美艳了世界，芬芳了人间。

我想折几枝桃花带回家养到瓶子里观赏，但面对这么美妙的精灵怎么得了手呀？再者，在瓶子里又能活几天呢？还是拍几张照片，留得久些。但走得急，手机忘在了家里。老蔡说，下次来，一定拍些桃花照带回去。

下了一场雨，好不容易熬到了周末。带了相机，急火火唤上老蔡又来到了桃花洼。眼前的景象吓了我一跳。上周彩云般的桃花早已落入了黄泥里，横七竖八，茫茫一片，惨不忍睹。这是谁下的毒手？是春风？还是春雨？枝上虽然还有一些零零落落星星点点的桃花，但已皱了眉，萎了瓣，早已失去了昔日的光彩。

老蔡后悔上周忘带手机未给桃花拍照，现在带了相机，已是枉然。我安慰了老蔡，桃花开了，没有相机；相机带了，桃花谢了。这也是生活的常态，让美好总是带着遗憾，美好才更值得珍惜，更让人回味。桃花是硬气的，高贵的。有人拍照，桃花开得仅态万方；无人拍照，桃花依然绽放得淋漓尽致，即使在这人迹罕至的地方。桃花是自信的，无畏的，快活的。想必，桃花是不会怪我们的。

在回家的路上，沿途有处宣传牌，展示着三月学雷锋道德模范先进人物事迹。其中，有一些先进人物就是我们身边的。我和老蔡谈论了一些我们熟知的先进人物，也说到了一些虽未上宣传牌但在我们心里依然是先进的好人。他们一生至诚至善、潇洒坦荡、不图名利，尽情向这个世间绽放着自己的真善美，活出了自我、活出了本真、活出了豪放。无论在耀眼的镜头下，还是在无人注目的角落里，他们都一样的兢兢业业，问心无愧，芬芳着人间。

人生一世，灿若桃花。突然想起了这句话，在心里暖暖地荡漾。

从景村镇沿着景丹路向光明村走，经韩湾约四公里就到了石人沟。石人沟因有一块酷似人形的巨大石头而得名。

已是桃花盛开的时节了，可石人沟还是冷得出奇。这里是街道和光明村的气候分界线，无论哪个季节，都能感觉到这里要比街道气温低。景村街人把这里以东的地方叫山里，光明村人把这里以西的地方叫川里。媳妇的妹子在街里，每次说话，都是山里的姐，山里的妈，川里的姑、姨。

这里有石人，还有传说中的神泉圣水。来到这里，右边是一座高耸的青山，山上布满了蒿草、荆棘藤蔓。神泉圣水的出口就在山下路边，我常常奇怪这样的石头山，怎么就能流出这样甘甜清冽的泉水，而且是一年四季水流不息。左边是油泉河，人们常说油泉河里流的是和油一样珍贵的水！蹭着河流过去，也是高山，但是没有右边的山高。河岸边长满了槐树柳树，山上树木茂盛，松树郁郁葱葱，栲树也不示弱，粗壮的树枝直指天穹。

关于石人沟，有一个凄美动人的故事。相传当年有一对逃难的夫妻来到这里，见这里山清水秀，就在这儿定居了下来，并生有一儿一女。他们在这里开荒种地，植树造林，河边种的多数是槐树、榆树、柳树。日子过得幸福美满。可是有一年夏天，天降大雨，石人沟白浪滔天，巨石翻滚，不一会儿就吞噬了岸边的房子。夫妻二人见大水滚滚而来，丈夫丢下锄头，拉上妻子，就向孩子玩耍的槐树林跑去。还没到孩子身边，大水就冲散了他们和妻子，妻子飞奔到孩子身边，等她双手举起两个孩子的时候，大水已经没过了她的头顶。丈夫眼睁睁地看着妻儿被大水冲走，大喊一声，顿时化作一个巨大的石人，挡住了洪水。从此，这里再也没有发过大水。

石人沟的石头多，大小形态各异，如狮子，似老虎，怪石嶙峋，让人不得不惊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听说当年像石人的那块石头最大，有好多人把娃带到这里祈福，来保佑她们一生平安。也有娶不到媳妇的年轻小伙，也来这里把石人当作月老来祭拜，回去不久就娶到称心如意的媳妇了。

街道的人爱锻炼身体，跑步到这里，渴了就喝这泉水。山里赶集的人，走到这里，累了就在这里休息，捧一掬家乡的神泉圣水，喝进嘴里，甜在心里。一年四季，随到随喝，不但喝了无病，反而身体还倍儿棒。直到现在，还经常有人开着车，拿着大桶到这里取水。

现在已是春天，石人沟萌动的枝头已是点点绿意。等到那满山的槐花盛开后，景色美极了，一嘟噜一嘟噜洁白如玉、晶莹剔透的花儿挂满枝头，沁人心脾的香气就会飘满石人沟，飘向远方。常常有人寻香而来，到这里采摘槐花，拿回家做焖饭。

石人沟，虽没有其他地方绚丽多彩，但它灵秀、大气，尤其是春天的石人沟，更是魅力无穷。

金银花(外一首)

王璐

不像月季牡丹菊花之类那么被看重，植于室内或庭院中。在秦岭它只是自生自灭的野藤

黄白相间的小花
开于春，止于夏
因而得此富贵之名
可入药，亦可做茶

如金银花开，一茬又一茬
馥郁的香味在梦里弥漫
采摘金银花的乡下人也纷纷，穿金戴银

他们，其实就是一朵朵
开在乡间的金银花
不过于受世风熏染，骨子里
保持着朴拙本真的一面

蒲公英

金黄的花儿，一朵朵
似小太阳，迸发出
温暖亮丽的光芒
它是春风写给大地
第一阙朴素的颂辞

长辈们多叫它婆婆丁
味苦，却胜似良药
用它煮水服用
记不清有过多少次
对付了咽喉炎症

看见它，似总有女孩
扬起笑脸，把它的种子
徐徐吹散，在风中飘飞
如许多小小的降落伞

商洛山

(总第2431期)
刊头摄影 沈贵亮



石人沟

刘良荣

莲湖雪

代立学

前几日的雪，悄无声息地扑面而来，在空中回旋起舞，上演着聚散离合。

古拙的城墙把莲湖公园一分为二。这是南园，深红色的塑胶跑道早已被雪覆盖，背后是一串串清晰的脚印。

雪真是大自然的魔术师。

雪落入路边草丛间，似仲春的柳絮，轻柔而蓬松。雪的白映衬出草的绿，草的绿又显出雪的白，彼此相映成趣。雪落在树枝上，树枝瞬间幻化成一根根晶莹剔透的银条，在空中轻轻摇曳。雪落在竹子上，竹子顶上凝聚成一嘟噜一嘟噜白色的云，似走非走。雪落在还没长出叶子的红椿树上，便成了一个又一个圆溜溜或大或小的银色绒球。风一起，雪屑飞舞，如烟似尘。雪落在湖边的残荷上，残荷便成朱笔画下的一只只呆呆的秃鹭，静卧在湖边冷冷地观望着这雪地里世界。雪落在棕榈叶上，又成了诸葛亮手中的那把鹅毛扇，在风中指指点点。雪为石椅披上纱，雪为石阶蒙上被。

过莲湖水门便是北园，沿着湖边石板路踽踽而行，又是另外一副模样。

天压得很低，风却是更大了，雪就在湖面上空，像蝴蝶如芦花似鸭绒，舞之蹈之，嬉嬉闹闹，做着各种空翻，犹如一群淘气的孩子。

风从袖口领口一股脑地灌进来，手冻红了，耳朵冻疼了。搓搓手，跺跺脚，捂捂耳朵，继续向前走。

湖中的几眼喷泉喷薄着，翻涌着，湖面微波荡漾。

两只小鸭悠然于湖面之上，一前一后，形如伴侣，身后漾起一圈圈粼粼的波纹。猛然间，前面那只仰脖翘尾，潜入水下数十秒，陡然在前方数十米处露出头，另一只急忙张开双翼，紧贴水面滑翔数十米又紧跟其后，不离不弃，相伴而行。

小路一侧的堰上是密密匝匝的迎春花

藤，泛着葱翠欲滴的绿。最外围的枝顶已有些许毛茸茸的，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花苞。再往里看，有一两个微裂的花苞包裹着小小的淡黄色花瓣，最里面竟有一朵完全盛开了。看着这朵金色的小喇叭，我有点激动。这娇小淡黄的花儿，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没有荷花的婷婷婷婷，没有百合的浓香四溢，甚至还有点稚嫩脆弱。但它却盛开了！开在春雪里，开在寒风中，开在不为人知的最里层。这花开得真好！柳树在这雪天卸下最后的盛装，通身变成灿灿的鹅黄，张扬在湖边，或一株或一片，惊叹被文人们称之为的弱柳，倒成了耐寒的树，不得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伟大。

一对年轻的伴侣拉着手走在雪地里，说

说笑笑，两人头发上落着薄薄的雪，他们一定是在雪地里憧憬着一生相守、白头偕老。

一对老人在小桥上悠然地走着，老妇在前，老头在后，老妇打着伞，不紧不慢。衣着得体，面容干净，意态安详。他们在一株枫树下驻足，老妇从包里取出红色披巾，老头接过披巾为她披于肩上，拿出手机为她拍照。

不时地在枫树下低声细语，老头的目光能融化一切。

一红衣小男孩肆无忌惮地在雪地里跑，年轻的母亲在后面追着，不停叮嘱孩子：“小心，小心……”

身着白色羽绒服的两位年轻女子，一人拿着长杆摄像机，另一人提着箱子。以专业的设备推测，应该是两位媒体人，不时在雪地里比画。她们风雪里的坚守，一园雪景将会定格成一幅幅精彩绝伦的画面。

有了雪的春天更像春天，莲湖也因这场雪温情脉脉。忽又想起白居易的“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一股暖流溢满全身。

雪还在下，无声无息……